

泰國的佛教教育問題

卡比辛 (Chatsumarn)
(Kabisingh)

前言

佛教在泰國，已有長久歷史，早在十三世紀，蘇可泰時代 (Sukhuthai Period)，已將上座佛教尊為國教，並且沿襲至今，一直未曾改變。

佛教的中央組織一直環繞在佛教徒社區的周圍，也就是僧侶。在過去，不論是曼谷或鄉下地區，佛寺總是扮演積極的角色。過去，教育系統都以佛寺為中心，僧侶也就扮演教育與社會福利的重要角色，人民每天的生活幾乎離不開佛教。而且僧侶又多為博學之士，舉凡語文學、佛學、天文學、各種吠陀的知識等等，無不精通，所以備受尊敬。過去，王孫貴胄子弟都是從僧侶受教。在阿育雅時代，正當吠陀文學風靡全泰國，拿萊馬哈拉國王即以僧侶為其私人教師，教授佛學、吠陀，以及大象論。

當今查哥利王朝的拉瑪五世決定將教育普及全國，並且將此重任授予普拉馬沙馬拿。因為拉瑪五世相信當時的教育部無法勝此重任，所以才動員僧侶完成此一偉大的使命。

教育革命發生於拉瑪五世統治的時候，並且由姆佳繼續執行。經五年的努力，將現代教育奠定鞏固的基礎之後，僧伽佳於是將它交給教育部，由教育部負責全國教育事宜。

但是正當政府接管人民教育的時候，僧侶教育以及寺廟教學却被忽畧，使得問題叢生，這點將於第三部分中討論。

泰國的社會直到拉瑪四世國王統治時，才向西方開放。當時，西方傳教士來到泰國，於是發生文化交流，而大多數的皇家成員也開始接受英語教育，更有甚者，拉瑪五世國王的所有兒子都在國外受教育。

二次大戰之後，佛教寺廟喪失其為教育中心的重要角色地位。小學教育由中央政府接辦，而且更多的家庭將其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更高的教育。於是僧侶團體與泰國社會更形隔閡。

泰國社會中，特別是在曼谷，任職於政府機構者，其職位愈高者，通常是受西方教育，並且會長時間在國外接受教育。他們因為受西方之影響，思考的方法也逐漸西化，而且以西方的思考

方法來觀察問題，解決問題。

但是泰國的僧侶依然固步自封，仍然囿於舊有的思想架構，不思改革，只求自保，因此，他們既看不到改變，也感覺不到這種改變的重要性。

僧侶仍然以陳舊的教材，老方式，繼續其教學生涯，這種方式也許可以滿足老一輩的人，但對新一代的青年却枯燥乏味。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普遍具有更廣闊的世界觀，更深受西方思想架構的影響，他們對於僧侶所傳授的佛學覺得不能切題，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求知慾。這些佛教徒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仍然相信佛教教學的重要性，而各別地從自己的閱讀與研究中，嘗試找出佛教的意義。有一些則追隨出世的僧侶沉思修行。

另一類，也是絕大多數人，却拒絕佛教教學，認為它是一種落伍的教學方法。對他們來說，佛教只是一種必需的宗教儀式而已，只是一種他們必須認同的社會價值而已。

這些是由於佛教教育沒落所產生的歷史與社會問題。

一、涅槃概念之瞭解

任何宗教，其宗教目標必須在理論層次以及實行層次兩方面都很清楚地敘述。只要心裏有清晰的宗教目標，修行者就能根據該目標，定其生活方式。

佛教，不管是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都接受涅槃為終極目標。泰國老一輩的人仍然以涅槃為其精神目標，並且根據此一目標安排其生活方式。當他們貢獻功德時，他們希望願此功德能引導他們昇入涅槃。但是當西方文明浸染愈深時，西方的價值觀念，也愈來愈影響泰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佛教的價值觀似乎已被西方影響輕易取代。

關於大多數泰國人所了解的涅槃概念，本人願意在此討論。在上座佛教的國度裏，特別是在泰國，此一概念正在喪失其重要

性與影響力，許多泰國人根本不知道把這種概念當成是他們的宗教目標，有些人甚至否定它，有些人則把它當做遙遠以後的事情，不合目前生活的需要。

現在許多佛教徒與僧侶都只就涅槃消極的一面來闡釋。比如說，涅槃是受苦受難的結束②，是生命的盡頭③，是無慾的境界④，是完全息滅⑤等等。這些解釋只看到涅槃消極的一面。其實涅槃既非此亦非彼，那麼是什麼？涅槃實在不能經由語言肯定地闡釋，因為語言本身只是一種世俗的工具，解釋世俗的事務。甚至在解釋世俗事務的時候，語言也會有時而窮，因為涅槃是屬於超世俗層面，所以不能用語言予以闡釋，這也是為什麼禪宗一直強調心悟而不主張以語言來解釋教義的道理。

問題是既然不能用語言正面解釋涅槃，佛教教師與僧侶只好強調其消極的一面。這種消極解釋的方法竟將涅槃的理念世俗化，並使人誤解涅槃只是一種空（世俗的層次）。如果涅槃只是無，它對大眾來說，就沒有意義。如果它只是空（世俗的層次），它又如何能成爲佛教的精神目標。

雖然涅槃積極的一面不能用語言闡釋，但並不表示它根本就沒有積極的一面。這一點往往爲泰國的小乘佛教所忽畧。他們所強調以及專心的只是消極的一面，而後來人們也一直以爲涅槃只是一種消極的態度。這對整個佛教結構來說是一個致命傷，因爲如果涅槃只有消極的一面，那麼佛教徒就很難瞭解涅槃對他們目前的存在，到底有何關連又有何意義，於是就會否定它。

對涅槃最通常的解釋而爲許多泰人所熟悉的是「涅槃乃完全的空」。這種解釋不但不能引導衆生走向涅槃，反而會誤導他們。事實上，這種對「空」的錯誤概念只會使他們偏離正道。「空」應以超世俗層面來闡釋與瞭解，如果以世俗眼光來看它，就會誤解，因此涅槃的概念才會受到誤解與拒絕。

負責將正確的佛教知識傳授給居士的僧侶往往對這種失敗一無所知，而最嚴重的是自認爲佛教徒的人竟然沒有清楚與正確的精神目標。

二、佛教大學

泰國有兩所佛教大學：馬古大學與朱拉隆功大學。乃奉拉瑪五世之旨，分別創立於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六年。但直到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年，才發揮大學的功能。經由長老委員會之命令，它們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成爲僧侶的教育機構⑥。

這兩所大學只對僧侶提供佛學教育，僧侶必須最少修滿四年的巴利文才得申請入學，然後在大學修滿七年以上，才能取得學士學位，截至一九六九年，共有五百十六位僧侶從這兩所大學畢業。

這兩所大學所面臨的問題，可以歸納三類：

(一) 教育計劃：當朱拉隆功國王爲全國訂立教育制度時，僧侶是推動它成功的主要功臣。後來政府接管教育計劃與組織，並且將一般人民教育與僧侶教育分開來，政府並且不再過問僧侶教育，因此佛教大學的教育計畫就缺乏全國性的指導，並且不再屬於全國教育計畫的一部分。畢業生的素質也日益低落，這也是與上文所說的瞭解佛教之問題有直接的關係。如果不將這一問題認真考慮，長期來看，必成爲國家的嚴重損失。

(二) 預算：因爲政府似乎並不重視僧侶的佛學教育，所以分配給大學的預算就很有有限。一九六九年，兩所佛教大學所分配到的只有一百五十四萬泰幣，而該年的全國中央教育預算却高達十五億六千四百三十萬元，完全不成比率。有限的預算使得這兩所佛教大學只能以微薄待遇延攬教授師資，結果是學習的素質也深受有限預算的影響。

(三) 地位：佛教大學的地位，多年來備受爭議，兩所大學已經由長老委員會承認爲僧侶的教育機構，但是却未能得到政府的承認。也就是說，佛教大學畢業的學生不得申請入泰國其他大學進修，如果他們卸下僧袍，也不能以佛教大學文憑申請工作。他們只好到國外去接受更高的教育。這種教育瓶頸造成不少不

必要的外匯損失。

政府之所以不願承認佛教大學的學籍，部分原因乃是耽心如此一來可能鼓勵畢業的僧侶返俗，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說，佛教大學可能是鄉村窮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機會。因此政府應直接介入，負責支持與提昇這兩所佛教大學的教育水準。

僧侶，特別是這兩所大學的學生與畢業生，對於政府面對他們的問題所持的消極態度，頗感失望，政府似乎無意就此問題予以認真調查。多年來，各界都在推動，希望政府承認佛教大學的地位，但是到現在仍無進展。

從另外一個立場來看，僧侶認爲在佛教大學受教育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農家，而泰國農民佔有絕大多數人口，所以重視佛教大學的教育，也是解決多數人民就學受教育的一個途徑。

有些人也許注意到佛教大學所提供的教育不單是接受標準的問題，所以不能像其他大學一樣受到同樣的承認。其實，這是一種連鎖問題，由教育計畫牽涉到財政支持的問題。只要教育計畫的問題得到認可，財政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佛教大學最迫切的問題是要求政府將佛教大學的地位予以合法化。認爲佛教大學不夠大學資格的人，實在應予以斟酌，這種主張應有事實依據，是不是佛教大學畢業生不能取得國外著名大學的入學許可？的確有這種情形，但是也有許許多多的佛教大學畢業生順利地進入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深造。

持較保守想法的人認爲高等教育會使僧侶俗化。有這種看法是因爲我們把僧侶與人民分開來，把他們看作隔離的一羣，但是僧侶其實也是人，大多數的僧侶更是農家子弟，他們也有受教育的權利。我們必須提醒的是佛教大學只是僧侶接受更高教育的踏腳石。它也在幫助國家改善人民的素質，特別是廣大的鄉村人口。

泰國社會並不禁止僧侶還俗，但是以爲不承認其學位，就可

以防止他們還俗，這種策略可以說是淺薄之至，與任何良好原則相違背，也與全國人力發展政策背道而馳。而且更叫人困惑的是，允許佛教大學教學，却不承認其學位。

政府雖然關心鄉村人口的教育，但却忽略了佛教大學基本上是服務農民人口的這一事實。佛教大學提供農村人口的教育需求。所以政府應認真並立即考慮這些問題。

只要提高這些畢業生的素質，政府就會獲得一羣學養俱佳的僧侶，來幫助政府解決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與道德倫理。他們也許不是最好的人力資源，但却是政府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便宜以及最有利的資源。

三、大學程度的佛學課程

中學以後的佛學教育可以分爲兩部分，即大學程度的佛學教育以及師範學院。

此處應再提醒各位一點，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四是佛教徒，佛教早已被定爲國教，一般的小學與中學課程中，也必須傳授佛學教育。但到目前爲止，佛學教育也只是一種學術性而已，却無法深入實際層次的日常生活。

此一層次的主要問題必須仰賴負責傳授佛學教育的教師們。他們却往往對佛學真諦缺乏基本認識，所以對他們來說，要把佛學教育運用於實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一) 大學程度的佛學課程：各主要大學都提供佛學教育的選修科目，但選修的學生通常都很少。曼谷著名的沙馬沙大學將佛學與佛教哲學都列爲必修課程。大乘佛學則爲哲學系主要科目的選修課程，但是這些課程的學生都很少。學生較多的一班是一年級選修的宗教基本知識，其中關於佛教部分佔了四分之一。每年的學生約有四百名，東方文明也是一年級必修課，其中涉及到的佛教知識也比較多，因爲佛教是東方文明的重要影響因素。上

課的學生，每年約有二千二百名。

大學程度的佛學課程也是完全學術性。傳授的方法是科學的，接受的態度也是科學的。這些課程的目的在於傳授學生正確的佛教知識，以便使學生可以更有效地運用於實際層次。但到目前爲止，這種課程仍然很膚淺，距離目標的實現仍很遙遠。

(二) 師範學院的佛學課程：關於這一層次的佛學教育就比較實際，也較少學術性，因爲這些學生不久就會爲人師表，並且在各級中小學傳授佛學教育。

師範學院的佛學課程通常是佛學倫理，重要的佛學觀念，以及泰國的佛教儀式，另外如世界各宗教以及泰國佛教則爲選修學分。

這一層次的問題主要還在於傳授佛學教育的師資。最近一次會議的報告指出，這些教師通常是基於個人興趣，但是沒有學歷資格。這一點在運用於實際層面時，就成爲一項缺點，教師只有在具備實際與理論兩方面的佛學素養時，才能有效地將教學運用於實際層面。

結 論

在爲本文做結論時，本人想指出一點：泰國地理環境特殊，使它能免除西方的殖民，而保存它本身的自由。此一事實對泰國來說是一件幸事，但就宗教觀點來看，這種持續的自由對宗教本身的進步與活力來說却有負面的作用。因爲泰國的佛教從未被威脅也未被挑戰過，因此就被人民視爲當然地接受。對他們來說，實在沒有理由對它深入探討，也沒有必要認真傳授。

目前只有少數人真正了解到泰國佛學教育的危機，在此能夠討論到一點題，本人極感欣慰。本人相信它必爲加強國際佛學教育的重要力量。